



阿拉法特 传奇

[美] 珍妮·华莱契 著
约翰·华莱契 著
刘建宏 译

阿拉法特传奇/[美]珍妮·华莱契,[美]约翰·华莱契著;
刘建宏 译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

ISBN7—5406—3657—4

I. 阿… II. ①珍…②约… ③刘…

III. 人物传奇—报告文学—世界 IV. I 14

THE LEGEND OF ARAFT

经作者和大苹果公司授权本社拥有
该书中文简体本专有版权

阿拉法特传奇

[美]珍妮·华莱契 著
[美]约翰·华莱契

刘建宏 译

责任编辑:程天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广州市水荫路11号3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市应元路兴平里3号

850×1168毫米 32开 11印张 220000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册

ISBN7—5406—3656—4/I·31

定价:1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提起亚西尔·阿拉法特，许多西方人会说：这个人应该刮掉邋遢的胡须，换上平民的衣着。在这些西方人的眼中，阿拉法特那洋洋得意的自信神情以及游击队制服，正符合他的形象。而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阿拉法特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热切拥抱更加深了人们对他的反感。然而，在许多巴勒斯坦人的心目中，阿拉法特是个圣哲：同样杂乱的胡须成为他拒绝服从传统中东领导者模式的标志；而“卡菲叶”头饰和手枪，正象征巴勒斯坦人为争取国土的奋斗决心。

为了了解阿拉法特，我们尝试了解他对于自己的看法，并从他本人、他的家人、朋友和敌人身上寻找线索。要了解旁观者如何看待阿拉法特，必须明白他们对于自己的定位——巴勒斯坦人、约旦人、叙利亚人以及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定位他们的利益、企图、他们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的角色，以及近 50 年来历史对于他们所扮演角色的影响。

对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历史是一切问题的根据，他们都受制于其民族的历史环境以及影响。有些人竭力想挣脱这层历史的枷锁，却徒劳无功。而对于像阿拉法特这样的人来说，尤其困难，因为他活在只有部分真理的世界中，暧昧不明是生存的前提。我们试着描述他所生存的环境，并非要将他的行为正当化，为他辩护，只是希望对他的行为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我们走访在这个区域之中，所有曾经和阿拉法特打过交道的领导人，请他们提供第一手经验。我们发觉，不论是以色列

人、叙利亚人或者约旦人，他们都和阿拉法特一样，对于他们行为的正当性深信不疑。他们的观点深受其丰富的文化以及传统背景所影响，而其狭隘的自我利益也往往和巴勒斯坦人相互冲突。因此，我们加入影响他们看待阿拉法特这位深具领袖魅力和威胁性人物的历史背景因素。

对以色列人而言，阿拉法特的存在似乎不断在提醒他们：六百万犹太人的灭绝并不能表示另一次的大屠杀不会发生。许多人都同意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艾维·帕兹拿的看法：巴解组织的真正目的是要在“我们国家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国家，作为侵略以色列的基地，直到以色列衰败后给予致命的一击。”虽然后来舆论已改变对阿拉法特真正意图的看法，然而，仍有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必须在巴解组织毁灭以色列之前，先毁灭巴解组织。

对许多叙利亚人而言，阿拉法特也是个深具威胁性的人物。他是来历不明的暴发户，妄图攫取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中所保有的领导权。阿拉法特企图将阿拉伯世界统合于巴勒斯坦历史之下，使得许多叙利亚领导人“重建大马士革”的梦想濒于破灭。此外，彼此间的猜忌和嫌恶，也使得阿拉法特和叙利亚总统哈费兹·阿萨德之间的冲突愈趋激烈。

对约旦人而言，阿拉法特是个离散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对约旦向心力的危险人物。在许多巴勒斯坦人心目中，阿拉法特远比侯赛因国王受到爱戴，而阿拉法特在约旦河西岸广受拥戴的情形，似乎不时在提醒侯赛因国王，无论他再怎么努力，都难以回复哈希姆王朝昔日的光荣了。只要有阿拉法特在的场合，侯赛因就显得缚手缚脚；然而，如果没有阿拉法特的协助，侯赛因绝对无法凭一己之力收复约旦在1967年6月“六日战争”中丧失的领土。而巴解组织于1970年到1971年间在约旦制造纷乱，终致酿成武装暴动，企图推翻侯赛因国王，造成两千人死亡

惨剧的“黑色九月”事件，对侯赛因而言，当然更是个苦涩的回忆。

最后，对激进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回教基本教义派信徒而言，阿拉法特是个腐败而虚伪的假圣徒。他曾经是个光荣的革命斗士，如今却放弃武装斗争，尽说些毫无用处的外交辞令，甚至与西方国家共谋，企图让巴勒斯坦成为西方势力的永久殖民地。对于这些强硬派人士而言，以色列的存在是他们的锥心之痛，他们坚信以色列根本无权在中东地区立国。和阿拉法特不同，这些阿拉伯人始终没有放弃解放历史上巴勒斯坦曾统治过的所有领土的努力。

阿拉法特要如何跨越以、巴之间这道既深且巨的鸿沟呢？在这个暴力、死亡和破坏如同出生和人的信仰一般普遍的地区之中，他将如何自处？华盛顿心理学家杰洛·波斯特经过长时间观察之后表示：“阿拉法特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他能随着环境中不同的需要和要求随时改变自己，就好像液体因容器不同而改变其形状一样。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似乎有 20 个不同的阿拉法特存在。”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找出真正的阿拉法特，并了解他何以不仅在这充满敌意的地区中生存下来，还能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我们和每一位熟悉他的人详谈：这其中包括他的家人、近亲、孩提时代的同伴、支持他和反对他的同一地区各国领袖、同族之中崇拜他以及视他为叛徒的巴勒斯坦人，当然还有他自己。藉着这些人的眼睛，我们希望能了解：何以这位外表上看来粗野、急躁、满脸胡须的革命家能够“在黑暗的时代中发掘美德，带领巴勒斯坦人重返他们的黄金时期”（《纽约时报》特派员托马斯·佛瑞德曼说）。

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我们走访突尼斯、开罗、安曼、大马士

革以及耶路撒冷,然后再回头重访一次。我们录制了无数小时的录音带,访谈超过100个关系人。在这段为期两年的过程中,我们的中心问题是:这位具有如变色龙一般适应环境能力的领导人,是否能应环境以及人民的需要而调整其自我定位,挣脱周遭无数敌人的包围,为这个混乱无比的地区带来和平呢?本书并未获得阿拉法特的授权,然而,他和他的顾问们对于我们长达两年(从1988年2月到1990年夏天)的访谈却尽可能地配合。书中所有人的谈话,除少数经特别证明的部分之外,都引述自访谈所得录音之中。要说服阿拉法特谈及他的孩提时代以及早年生活十分困难,我们尽可能披露他这一生中,最不为人所知的生命片段。

多年以来,世上流传着许多有关阿拉法特的错误消息。有些是他的支持者,为营造他身世的神秘色彩而杜撰的,有些则是他的敌人,为打击其信誉而故意散布的。我们尽可能摒除种种谣传、反间情报以及恶意的流言,这些错误的消息有些是出于无知,有些则是出于纯然的憎恶。

举例而言,有关他身世的各种说法,就足以说明阿拉法特其人的暧昧与矛盾。阿拉法特说自己是生在耶路撒冷出生的巴勒斯坦人,然而却有可信的说法认为,他是出生于开罗或加沙;另有人提出具体证明,他是出生于埃及。然而,我们遍访他的家人,却没有人支持这项说法。面对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我们试着为这位谜一样人物的身世提供解答:阿拉法特可能如他所说的,出生于耶路撒冷,然而,基于某种令他深感难堪的因素(可能是有关他父母的婚姻问题),因而他始终未曾公开谈及他的身世。一位阿拉法特的近亲甚至对我们表示:有关他出生证明的文件根本是伪造的,其目的是为取得埃及大学的入学资格。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以人性的观点探究阿拉法特其

人。时至今日,阿拉法特仍被许多人充满偏见地判定为恐怖分子,我们并不打算遮掩或美化他过去的事迹,只希望能将他真正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避免使阿拉法特成为某些人心中想像的反射影像,或是一幅漫画。以色列作家伍瑞·艾夫奈瑞在几年前曾说过一句名言:“当新闻工作者用手中所握的笔把一个人‘非人化’的时候,这个人身上的血就会自动地爆裂四射。身为犹太人,我们应该最能了解这种痛苦,曾经一度,犹太人被人描绘为次等人类,当时,人们可以不需任何理由肆意屠杀这种次等人类。现在,当巴勒斯坦人被描绘为恐怖分子,人们可以任意枪杀他们、炸死他们、将他们驱逐出境,甚至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与人性尊严。”

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人类少流点血、多认识其他不同的人。

亚西尔·阿拉法特（中间站立者）
13岁时摄于开罗。



大约在公元 1941 年，阿拉法特摄于耶路撒冷母亲娘家的门前。在他母亲过世后，4 岁大的阿拉法特即被送往阿布·绍德母亲娘家居住，他在耶路撒冷寄住直到 1942 年才由父亲唤回回到了开罗。

从16岁开始的两年间，阿拉法特替哈吉·阿敏·阿胡辛尼的地下组织工作，帮忙采购武器以对抗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徒。



沙克·哈珊·阿布·绍德，阿拉法特母亲的表兄弟，帮忙养育阿拉法特并且引荐他结识巴勒斯坦国家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哈吉·阿敏·阿胡辛尼。



公元 1949 年, 当时阿拉法特正是开罗大学机械系的学生。阿拉法特在他大学时代曾花费许多时间从事反对英国人和犹太人的地下活动。

在 1967 年 6 月的六日战争之后, 以色列人将耶路撒冷西墙前的阿拉伯式建筑夷为平地——这张照片是在 1968 年被铲平前的阿布·绍德家园。





1965年在埃及担任巴勒斯坦学生联盟领导人时，阿拉法特受邀出席参加在布拉格举办的一项学生社会主义的国际性会议。旅行到那儿，阿拉法特(最右者)与他的伙伴们便藏匿在船舱中前往希腊。

阿拉法特和他的同僚们邀请哈尼·阿哈珊(图左一)以促进巴勒斯坦学生联盟欧洲分支与法塔组织的结合,此举给了法塔前所未有的人力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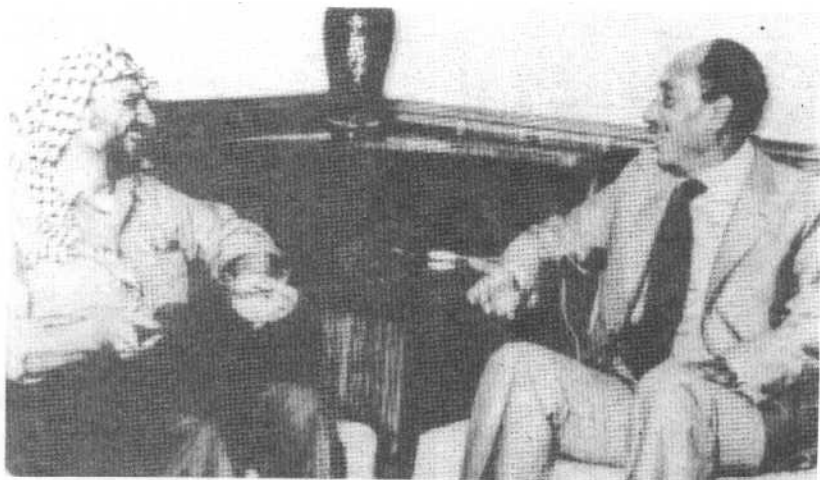




黎巴嫩，1982年，在力劝黎巴嫩人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后，一万四千名法塔游击队被迫撤离黎巴嫩，在此，阿拉法特连同阿布·伊阿德，各代表法塔赫领袖和巴解组织领袖向黎巴嫩进军。

此张照片是阿拉法特和他的军队自黎巴嫩撤军后，与一名巴勒斯坦妇女相拥的镜头。





1977年7月，阿拉法特与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协商。不久之后，萨达特正式宣称他将访问耶路撒冷；阿拉法特自此谢绝与萨达特会晤。

阿拉法特、阿布·伊阿德（中间位置者）——巴解组织的第二号人物，以及乔治·哈巴斯（图右者）——巴勒斯坦解放平民阵线领袖，三人在1987年于阿尔及耳举行的巴勒斯坦国家军事会议中的镜头。





1969年11月与埃及总统加玛·阿卜德·纳赛尔会面。对阿拉法特而言，纳赛尔是他的一位重要的模范。



1970年代早期一群同僚聚集的合照。法洛克·卡德米(图左二)乃为经常被派往苏联担任特使之法塔赫基本教义者。

1974年11月13日阿拉法特于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当时他携带一橄榄枝(作为和平象征)和佩带手枪皮套(内无枪),他提醒世人他考虑以合法的方式进行武力抗争。演说中他力主创立一个由回教徒、犹太人与基督徒和平共组的单一国家取代以色列。





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之前，阿拉法特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合影。在这之前几个星期，阿拉伯国家已经宣告巴解组织为唯一合法的巴勒斯坦民族代表。



两位革命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与古巴的法杜·卡斯特罗会面。



阿拉法特至非洲做外交访问。

阿拉法特在麦加朝圣的状况：剃头和穿着回教朝圣服。他在访问中说道：“我是一个虔诚的回教徒。”

